

樸  
學  
齋  
文  
錄

族譜引 己未

樸學齋文錄三

長州桑翔鳳

周禮瞽矇世奠繫謂帝繫諸侯世本之屬是也小史記  
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誦以戒人君  
也又春秋傳稱公孫揮辨於大夫之族姓是春秋之世  
已有譜牒譜者表也條舉其事表明其人謂之譜大史  
公書曰譜牒獨記世諡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劉杳曰  
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譜所由作求一觀而易  
明故譜之體例必旁行而邪上也乃今世譜牒書或下  
行絕無別異里巷私譜更不可知體例之失其來已久  
東京之代譜學始興六朝士夫以世族爲流品以家世  
爲交際熟習其事亦是專門班荆倉猝豈有涉諱之嫌

無鬪鬪族莫致數典之懼所以衍君子之澤而遺野人  
之譏敦俗長民之化不已盛與隋唐之後庶姓錯綜譜  
牒大墜氏族淆亂凌夷至今收族合宗之法闕焉而不  
講易姓通譜之風靡然而皆是烏知夫五世而服屬乃  
窮者使民以各親其親也百世而昏媾不通者使民知  
不忘其祖也今旣行於周道何可不厚其同姓乎禮親  
屬記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正謂其親盡也而  
以親言之聖人維世之意亦恐其相遠也余慨譜學之  
矢裔然欲爲辨之究其體例良亦有年遂致意於家乘  
效旁行之體上推祖宗申瓜蔓之法下分子姓至於婦  
人殤子當具年名女壻婦翁必書郡縣古人之例可取

書於史書往聖之經亦兼親於三族揆之人情如何闕  
略蘇洵陋識大雅所譏乃謂譜爲己作斷自高祖不敘  
其他豈知廟有親疎譜無遠近族衆無紀故統之以譜  
輝敷世以來復何煩乎紀載求其義例未知安處而今  
之士庶喜相仿效輟轉沿譌譜學之壞誰之咎哉夫禮  
別庶姓各從其宗祭祀禮服當分而識之族姓之辨以  
定世繫水源木本必合而紀之也推吾之論以用於斯  
世則風俗之厚與禮教之成亦未始無萬一之裨也

書鐘鼎字源後

壬戌

宋大觀中脩博古圖鐘鼎之文十而居七蓋蘭臺之滅  
既增蠹檢成均之貯迺餘漫字竹帛豈能不壞樂石有  
時而泐金之堅久殆無與比說字之家心究古文手摹  
幾器款識所存於焉益貴汪西亭氏校刻汗簡繼成此  
書取婁機字原之名倣夏竦四聲之例上稽三代下迄  
甌秦釐爲五卷鐘鼎遺文略具於此焉夫三替既作古  
文藏絕近工徒隸之書遠昧形聲之旨八體攸分號爲  
奇字爾雅之士尊其偏旁辨其通假六書之義宏亦粲  
然未可奇矣觀汪氏之所次披緝補綴其功蓋勤考厥  
異同客多疏舛將溯流而窮源在深思而好學則其斤

文錄三

斤存古之心又未可沒也已

書臧氏葉主事廬墓記後

夫禮之起有情有文情必本於天性文則可以義起后  
氏傳禮士喪略備速反而虞不及塋墓蓋古之葬法有  
異今茲苟文變今日而情合古人則皆君子之所取也  
禮檀弓記皆詳十七篇後學士大夫行禮之變故向墓  
爲塋聖人言之獲麟以後更有椎牛祭墓墻間之祭其  
事與見禮文壞缺之餘學者皆得本情以立義非野人  
之比也古仕者有圭田而官師得立一廟後世或出身  
受仕而無廟可祭無田可耕則躑躅荆棘淒愴雨露以  
自致其哀思焉古人復生豈亦深傷而疾痛之矣漢陽  
葉先生以文章學問著於朝列居室事親咸合於禮當

奉母諱常廬墓側武進臧氏爲之記述者東京以後多有廬墓事章著史傳所謂變理而合於經者歟先生之行無俟以此名於當世而哲嗣東卿亦傳先生之學臧氏又推東卿能孝於親之心而記之此其心非徒爲元生父子言也蓋以愧世之不能盡禮者翔鳳於先生爲年家子又嘗訂交於臧氏茲臧君之沒已四月矣東卿出遺藁屬爲書之異時與臧氏論文足以記事達意書足以殺青繕寫至於工拙皆非所計東卿蓋以余知臧氏所以報友之意而屬書之余又奚辭焉嘉慶十六年十一月長洲宋翔鳳記



書陸孝女自序篇後

天生明死幽權禮義爲輕重天長地久以文章爲絕續  
自有血氣卽有彝倫貞廉之名無間人代而顯晦匪一  
良多減微斯誠詞翰之缺遺而神物之隱痛也去歲九  
月余客南昌友人以陸孝女降筆自敘一篇見示如夫  
死不嫁歸事父母能守其經也自鬻葬父懼辱遂死能  
違乎權而仍不失其經也其心已傷其事甚慘人於五  
言所遭萬變觀望引決鴻毛泰山若孝女其人者固足  
以風厲輦輓光增篇策矣然數其盡命之年已更乎一  
世則此獨絕之行將晦乎千載強死爲厲國禍爲雄理  
有鬼神言非影響遂憑道家之符以明一節之苦詞明

而文備諸悲而志貞思精而可通義正而不憾於天地之道亦將使其自告者也況路河姜君篤實之士素善斯術吾信其言不可比於語怪之友失誣之史故樂爲推闡以補湮佚云爾嘉慶十八年十二月記

嗚呼響申夜釐婦悲室房夫死失所天父老無弟兄苟爲殘命活何敢說異鄉父老爲客死兒命已不長傷哉無以數自謂在路旁路旁多行人但愛顏輝光竟碎金石墮取此夙志明塵薶三十載歲歲多風霜今夕是何夕諸君羅酒漿聊書一生事脫略殊未詳馥華陸家女生嫁吳家郎占籍望齊門盡命古豫章丹緣上九天不墜名姓芳我知鬼神際每執理之常斯有浩然氣足以

有縱橫女子弱於蘭一國爲馨香願爲樂石文似備名  
山藏永勵貞孝節千載庶勿忘

書歸庸亭集亭林先生墓表後

亭林先生一生學問行誼可以接迹孟荀比肩賈董包舉一世屬迪後賢其功匪細至於運丁世故志節皎然則同時數君子尙有相爲輝映者若求其立言俱瞻乎後矣全氏作墓表能見及此故據事直書識力不在馬班之下亦見全氏於先生著述實能通體尋究以成此文亭林著青學五書自命絕業中庸言脩道之謂教道者人所由之道教以傳道由字以知其音由音以知其義皆教之事也音在口耳古今易變不測古音則不知古義而六經之意俱晦故叶韻出而古字音言皆如重譯鄉壁虛造日滋先生探索於若滅若沒間然後合古

今爲一家兒聖賢於一室後之傳亭林者輒略此事是見淺也其云雙瞳子過黑中自余見亭林先生遺象方袍幅巾面目須眉皆稚爽粹不異常人蓋在勝國時年三十許所蓄其後南北往來炊爨跨街風沙涉歷漸見老醜其順治庚寅歲詩所云稍稍去鬚毛改容作商賈神念五年冰守此良辛苦蓋自是乃改服也又滄桑以後昔之侈談忠孝者靡不蹉跌弼人廣坐付之自取故鈕氏觚觿有貌極醜怪性復嚴峻之語鈕氏於康熙丙辰歲識亭林先生已六十四宜其醜怪鈕氏又云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是白中黑外非一見所能

固非邊黑中白之說也如形狀生成則鈕氏曾見亭林  
可必引陸語以證乎又亭林集與李霽暗書云猶子衍  
生適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  
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獨兒  
之後是亭林既有繼子又有繼孫身客關中其妻自在  
故里故繼子在關中而繼孫則在崑山皆生時所定徐  
健庵尙書以有疑猶子不當立後者故作立孫議以證  
其是文存惜園集中非身後爲立孫也徐議云舅氏亭  
林先生立從子洪慎子世樞爲孫是所繼爲洪慎之子  
尙書爲先生自由所言自不誣此表云卒於華陰無子  
徐尙書爲立從孫洪慎以從其祀是誤記徐語以近代

通儒人閒記載歷歷可按猶訛錯至此則前史所言其  
淆亂者正不知凡幾是可慨矣道光八年六月十五日

漢學今文古文攷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則秦雖有博士但掌通古今而不以教授是虛名而已漢初當沿秦法制趙岐曰孝文時五經傳記並置博士蓋言其時通傳記者亦爲此官不必有授受之事也至孝武始絀百家立五經博士又置弟子員以轉相教授於是博士所傳之學如易之施孟梁邱瞿大小夏侯歐陽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公羊穀梁並行於世其後易有費直書有孔安國詩有大小毛氏春秋左氏禮有古



周禮無博士但行民間稱古文家遂以博士所傳爲今  
文家西京之世自朝廷以至鄉黨文章議論固不爲今  
文家說惟司馬遷作史記用孔安國書古文說及春秋  
左氏傳然其大體一依今文家法如以夏殷爲帝本公  
羊春秋說尙書多用伏生傳至哀平間劉歆始言古文  
其爲七略尊古文獨至王莽柄政遂用其說古文諸經  
其藏中說博士多未見絕無師傳歆既典校因在意改  
易雜三說術所引伊訓畢命豐刑之辭及左氏日南至  
之事皆改竄以就其術又改易魯世家之年與史記不  
合亦以其無師傳也漢世以僞亂真無過於歆又值王  
莽之篡耶說傳會私憶妄行如周禮左氏之書當要焉

而續也建武中興立明堂大學之儀集諸儒於白虎觀  
當時仍依用今文而又以六經為內學緯書雖多竄入  
然其大旨亦不離於今文當時學者惟杜林鄭眾賈逵  
服虔許慎馬融鄭元諸家好言古文其書之傳者惟計  
鄭兩家許慎說文解字引古文經以證六書鄭元輒以  
古文證正今文之字知古文家專明訓故其禪先王之  
制為政之體非博士所傳不可依也就今所存論之儀  
禮本無古文注儀禮亦有今文作某古文作某者其  
古文亦也鄭眾與許慎異同輒不言今文古文以其  
自共知儀禮則本無古文之學校以他本為古文以  
禮記亦今文博士所集公羊雖勵有何休然其說  
最全穀梁存范甯注家法已遠如漢志春秋經十一卷

公羊穀梁二家唐開成石經公羊用何休本尙存十一  
卷之舊穀梁用范甯本分圖公於莊公爲十二卷閔爲  
未踰年君何引論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以釋不分卷  
之故穀梁之學亦與之同篇策之閒微言不絕魏晉而  
後革乎莫知不獨范甯矣以此四經尙爲兩漢博士之  
舊詩存毛故有古文而無今學然漢初詩最完齊魯韓  
三家與毛篇第離合多少不甚異其異者在音讀及義  
訓以今求之十得三四易之王弼注既非施孟梁邱今  
文之遺又異孟京鄭荀古文之本孟氏兼傳古今書有  
偽孔氏後人遂不能辨伏見之舊唐入正義至以西漢  
古文連十六篇爲張霸僞書以馬鄭所注之古文書爲

今文與伏生所傳爲一最爲訾亂春秋左氏傳固古文  
經爲歆所竄亂至晉杜預不明古字古言虛造集解其  
最覃思者則釋例一書然其作長厯以推往代即可據  
意參差在漢人如司馬遷劉歆班固何休已各爲一說  
如杜氏輒改春秋之間又輒移甲子以通其算則經文  
反不可信乎周禮無博士西京存中秘亦爲劉歆竄改  
如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見於古文大誓及立政二篇  
而周禮有六官凡祭祀封建官制之言皆不與今文諸  
家合杜子春受業於歆傳鄭興父子康成就以作注以  
故書校之要其全文仍是劉歆之本諸經今文習於博  
士傳於弟子藏於朝廷決於臨制不能變亂師法後漢

儒林傳言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李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嘉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按洪氏  
碑澤藏嘉平石經尙書公羊儀禮論語殘字並是今文  
則當時以古文但藏秘閣中多淆亂不若博士所傳爲  
可博也漢書儒林傳孟喜病免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  
喜改師法此孟氏雜傳古文之證遂不用喜博士稍改師法卽不  
得見用則所傳之經自不能增易一字故可信古文惟  
向歆父子相繼典校向校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  
意緣而奏之今諸子傳記多有劉向之奏惟六經古文  
向亦不借春秋舍左氏而持穀梁義見於向傳其他稱  
引俱是今文子歆不能繼父志依附王莽文飾經術以

成其姦以公羊譏世卿故欲尊左氏以泉府國服可附  
會聚斂故欲立周禮後遂用古文以稱莽意且借以自  
便其私智而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於此幾蕩焉泯焉而  
其移太常博士顧云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班固應劭述其語今按微言者即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曰予欲無  
言天何言哉易春秋皆具性與天道之原利與命與仁  
之理與猶合也  
別有解備於二經論語二十篇多言易春秋之  
微而未嘗顯故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  
言以當素王如春秋始元終麟易六爻發揮旁通乾道  
各正性命賈董孟京之徒傳之不絕大義即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如詩書禮樂是也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此夫子所正言以告弟子當時並口授其大義所謂微  
言大義並漢世博士所傳歆欲尊古文遂謂博士今文  
不得孔門之旨故有微言絕大義乖之說亦由爲博士  
者但謹守師法無殊材達識能馳騁其辭以折歆意反  
使後來宏達豔歆之言就所私造轉爲揚厲前此司馬  
遷能治古文意在網羅放失舊聞以廣博士之傳然於  
古文有要劍之說非欲以古文奪今學故其大體悉用  
伏生公羊其意之正非歆所及也

龔定庵評曰文氣和平讀之延年 定庵問書考靈

耀之言天體與周髀合究近今文家近古文家其言

歷與劉歆是否同其係三統乎四分乎示知以增六  
緯不離今文之說荅曰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主春  
鳥星昏中主夏者心星昏中主秋者虛星昏中主冬  
者昴星昏中與書今文伏生說合與三統歷不同言  
天體者以蓋天爲最古考靈耀與周髀並言蓋天王  
仲壬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按論衡亦爲今文家言  
後漢志云考靈耀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  
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則四分法與  
考靈耀僅小差後漢志又云四分歷本起圖讖最得  
其正則四分與渾儀合也又志載尚書令忠奏向子  
歆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



自今按易乾鑿度曰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五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桀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李尚之推劉歆說周公六年始入戊午部與乾鑿度不同尚書推期按易是類是三統不合緯候也要之漢人星歷之學別有專門五經諸儒難盡徵矣。如緯書明堂五府之法與小戴記合周禮無明堂之祭此古文不合六緯之一證

秦泰山刻石殘字考

余按聶氏泰山道里記所載疑明人所得秦刻石二十  
九字爲江鄰幾輩所摹而非元石乾隆初碧霞元君祠  
災此石亦失嘉慶閒泰安知縣蔣君濬玉女池得殘石  
七字或疑或信取舊榻本二十九字驗之筆勢纖豪不  
異知蔣君所得卽二十九字僅存於火者然終不敢謂  
此卽秦刻也按集古錄曰余友江鄰幾謫官奉符自至  
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  
何以刻也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存此之久  
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又按金石錄曰  
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眞宗皇帝東封此山在州太

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荃公摹刻於石歐陽  
公載於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  
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大觀間汝  
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  
又按宋文鑑劉跂泰山秦篆諸序曰史記載秦始皇帝  
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  
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  
見宋丞相荃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  
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  
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卽奉高親到碑  
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

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裴回碑下其石埋植七中高  
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  
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  
所爲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闕人不  
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  
墨漸者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  
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瓊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  
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  
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南面六行南  
面七行其未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  
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

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義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開余旣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按此序記刻石尺度形製甚詳石旣四面豈能以一面饒置玉女池旁且石似方非方則必大而正豈能火燬遂成片片也又按廣川書跋曰泰山篆慶厯戊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刻靡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來者日至厭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解按東平地遠

蓋好事者移江都鐵所刻於山上碑材既薄易於破碎  
棄於莽中明人始搜得置於碧霞元君祠中玉女池旁  
遂傳爲秦刻且集古錄明言石頑不可鐫鑿而今存舊  
額二十九字後刻許氏跋語數行尙工整知別是一石  
非難鐫鑿者蓋秦石恒頑故文易模糊其存而稍剝蝕  
者卽不可辨此江氏與劉氏同時所見而字之多少懸  
殊所調殘缺蔽闕人不措意也自宋迄今又六百餘年  
所謂稍平處人所摹榻者旣易磨滅其三面殘缺者久  
久字更不存則今泰山頂有無字碑疑卽二世所刻久  
而無字非當時卽無字故舊來紀載不言泰山有無字  
碑也今存預邪刻石其三面字全磨滅僅存西面十三

行八十六字而其尺度形制與今無字碑相同按之劉氏所言亦合則無字碑者可定爲秦刻石之磨滅者也

葬法論

戊午

家墓之制見於周禮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兆域既定骨肉始安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古之禮也葬之言藏也古之聖人原情以制禮本義以立隆既葬之後魄歸於墓魂反於廟各有所息蓋天子葬必遠方至諸侯葬必與國至勢不能速大夫以下束脩之間不出境則卧設焉是未有過期而不葬者也天者生其始者也地者藏其終者也天以雨露生草木其終則黃落焉而及於地天以震雷出蟄豸其終則潛蟄焉而入於地天聚精氣以生人類其終則淹沒焉而葬於地死而連葬天地之道也而必爲制其差等而不



使過又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鄭注曰本猶舊也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墓大夫職曰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夫有族葬之令而後重冢人之職與之以一定之地故解或失時而背禮矣天下之事常聚則易守而可記分散則零落而難識故記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睵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蓋始疑郎叔葬於食邑而葬防從防叔之兆也蓋春秋時已失冢人之官尙存族葬之法而已不可知如此況後世之俱失乎夫以古人之意居今之世有可得爲者有不可得而爲者乃周官爲地域之圖著族葬之令若見後之弊

焉者何其近人情如此也。不知古者不可與言學，不知學者不可與言禮。過期而不葬，非失禮之尤者乎？君子之於視，則盡心焉耳矣。

井田封建學校論

由今而言三代之治必曰井田封建學校亦莫不曰阡陌開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廢不鄉舉里選而學校廢慨然太息萬口同聲非一日矣然而惑也所謂井田不過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豈古人授田但取四方正平之地畫爲一夫百畝而高下畸零悉棄之乎則提封萬井必萬里平曠安得有邱陵墳衍原隰之分更何能爲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乎蓋方里而井者算術也九數之目首曰方田合其畸零之數以成方田之體非算無以明之黃帝使隸首作數有數而後知方田有方田而後能畫井故曰井田始於黃帝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度地卽方田之算列國戰攻貧者流離富者并兼分  
井授田不可復行非阡陌之開井田始廢然九一什一  
準以取民固百世不改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世  
大夫之世春秋議之弦歌敷星皆非世祿諸侯之世昏  
明仁暴烏能齊一討罰用兵相因疊起經傳所載顯然  
可徵生民騷然苦陞塗炭秦改封建以爲郡縣乘事勢  
之適然立千古之良法賢者可以衰顯不肖立子降黜  
有反掌之易無下拔之虞人人自愛不以力爭亦循官  
天下則堯舜相繼家天下則桀紂亡國然王者一尊法  
制既定喻教早立以聖繼聖足以久長是以後世皆法  
夏殷封建有千百國豈能世世有道惟郡縣則擇賢以

治庶天下之廣無一夫失所法之至美莫過於斯至學校之設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大學之法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首迪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豈立學之本意必兼上下合貴賤以習學耜師爲教化之原實治道之本漢世以五經立學官置博士各守師法以教弟子而人材出焉非博士受業卽不得其傳其後刊本流行卷軸充塞師友可以相摩父子可以遞守一村一鄉之中閉戶而論聖賢之業學校之盛過於古人雖餽名易書以求得士而罄其所學自可致身惟

有消長之運爲衰盛之分非人之所能爲也要此三事  
其實相因如郡縣得人循良相望課以農桑化以禮樂  
抑末崇本興孝興悌朝廷之上昏選大吏進退之際能  
得其平三代之風可以復見何俟爲迂闊之談行不可  
行之法哉

淮鹺私議 庚寅

鹽法惟分引設商及收稅兩法今兩淮場竈有垣鐮卽漢代之牢盆商分引地法宋代之交子官煮官鬻奉行已久立綱陳紀似可不易而成法日壞百弊叢生則以商人昔富今貧運庫曩盈今絀奢靡之習日甚游食之人日多也蓋商之始來必其家道殷足身親勞苦商夥商厥皆受其約束駕馭則無滲漏計畫裕如數十年後傳子及孫此種商人生長富厚習見浮華日用起居糜費無限口岸事理盡付他人始則乾沒折閱尙是己本繼則重息稱貸楊州謂之賀頭不得不鋪張門面以圖再借其行鹽之利不足抵債家之息行鹽之本不足償債家之

本此商之所以日貧也

黃雙茂家貲二百萬老商沒時以子幼託其夥照料不及十年

一貧如洗其黠滑者負緣充當總商總商之設以淮南有預

納之課數十家必於一家歸總

楊州謂之滾總

而運庫領支之

款亦須一家承首其鹽務加價報效提綱統引

陽銷時預行次

年之鹽爲提綱墮銷則統去

上年之引爲統引皆須入奏

調劑出借商人貧乏者則按引派銀調劑

大約淮北多貧山淮南商人

派山借給久而無著款即虛懸事宜總商必先預聞積

久獎生詭冒百出以致調劑出借皆爲影射報效加價

盡屬虛名潤運不行奏銷懸墊此庫項所以日絀也故

兩淮總散各商疊次興訟積年不結之案牘並非以多

斤私販皆以各種款項總商得以冒領疲乏無從沾潤

有司亦利其不結得以婪贓局法此黠商敗壞鹽法之



根由而其愚者但知舉債支撐終至凍餒無告至於放債之人貪圖重利囊資一旦盡歸烏有故一商告乏必有數十家受其苦累凡商人中稍誠篤者必已窮困凍餒者也稍殷富者必其姦貪舞弊者也至於竈戶則以鹽售之場商則以鹽售之場商乃揚商方以舊引才鉅不能更捐新鹽場商則以鹽無去路藉此刁難竈戶竈戶不耕不織所賴惟鹽飢寒交迫則私販從而誘之官商發價則短平折扣量鹽則大桶增加私販先期交價稱量公平則何事而下偷漏且商之弊在先納課而後捆鹽鈐一綱之引而已納一綱之課存商之本開支已盡而其息不停此其無名之費常有數十百萬公

私因乏職此之由蓋其課先納則任意夾帶多斤不能  
責其墮銷虧帑而盡以緝私不力委過於地方州縣至  
於銃網課納本盡息存儼若損下益上之名日後雖有  
盈千百萬之虧空皆得藉詞以委罪故總商有無尺寸  
引地就各商所行之引任意加派卽從中取巧獲利亦  
有將本行鹽者則深知墮銷虧帑之有可推委皆自造  
船隻借官引以行私此輩但願年復一年彌縫掩飾尙  
可分目前之利偷旦夕之安苟澈底澄清皆在法所不  
容之列卽前非痛改亦無安身立命之基儻任其盤踞  
兩淮而欲整頓鹽法恐未見其可也至私鹽之充斥實  
由江廣一帶官鹽不到民憂淡食到時皆雜以沙泥價

復昂貴而上游私鹽乘閒闖入大獲其利則成羣而至雖有緝私兵役僅能獲小小興販其大檻連檣坐視其過莫敢誰何故蘆鹽粵鹽與淮引毗連者俱爲融銷口岸非私販漏越何以能此至淮南官引多斤視爲泛常船戶沿途偷賣卽將沙土攙和淮南有自造神其弊卽商爲之甚至私多於官是爲商私又有六省回空之漕船任意夾帶不能令其停泊搜查卽有搜查而頭舵水手皆愍不畏死此糧私之漏又不知紀極若私梟雖名充斥尙是將本求利之人而江淮亡命之徒伺各種私鹽經過上船訛索分肥久成規例情更習熟私鹽反賴保護以免官捕而官設捕役亦由其中此等比販私之人多且數倍利

成敗孔害出多涂欲整理舊章則商不可用欲別招股  
戶則人人畏難若加意緝私則地連數省官商愈久愈  
乏私販日積日多設使杜絕私鹽卽是斷其生理盈千  
累萬豈能安靜今日之要計惟有停用官引令商赴場  
買鹽卽將每引應納之數若干各項應解之銀若干勻  
派於每斤之內以爲稅額而一稅之後聽其賣於向食  
淮引之地不問其所之沿涂地方不得指爲私鹽卽不  
能更索規費則私鹽盡變爲官鹽而稅額不憂其不足  
私梟盡同於商賈而強悍不患其不馴此法一行不但  
上裨國計更可下易民風是不宜少緩者也然目前  
有可慮者公私存商生息之款及課外應徵之銀大半

急需俱歸無著今則惟有除其不關緊要者其急需之用卽取之於場垣稅額之餘目前私鹽數倍於官引而官鹽一引各項課款四兩有餘既改收稅卽可鉤稽數目節縮贏餘數年之間不難補足且大使一官專察場竈偷漏故其處分極重乃私販橫行從不議及大使已視此官爲無足重輕一任雜流尸官竊祿今鹽務重寄全在各場不可不慎其選至竈丁久受商人之累今許其賣不擇人是丁困旣蘇從此獲利不已難保不日卽奢驛紆人卽從而構誘爲非則在大使嚴申厲禁道以儉節教之禮義向來場垣惟楊商場商竈丁迭相交付卽有私販大抵潛蹤迫人人可販則市井小人紆良強

弱羣聚一場必致日生事端漸類衝刷之地似宜添員彈壓淮鹽既任其所之則鄰鹽難禁其闌入則當於交界之地設立稅口令地方官管理皆使稅而後賣其稅項卽歸鹽務奏銷從來外私總以上游侵及下游淮鹽之下游惟有兩浙淮鹽私販向不甚至兩浙者以其地狹而皆近鹽且河道淺窄官易稽察人情善良不爲淵藪如能兩浙一例改爲收稅最見便捷否則嚴禁淮鹽不得人浙鹽界中彼亦何樂舍寬闊無患之鄉而轉更觸法抵禁以趨利少之地乎既已商一利均而離鹽地遠者時恐不繼則常平鹽不可不講也各場餘鹽隨時采買運存各府廳州縣俟鹽少值昂減價出糶卽今隨

時造報如運存已去其半再將餘鹽運送有守有爲之  
守令更可以盈羨計及居民如培土類矜老疾恤孤募  
設船以拯溺置渡以便行皆守令當行之事今強半歸  
於鹽務其法一改卽當責成守令至江淮匪徒久護私  
販安坐得錢視爲故業一旦化私爲官無用此輩必致  
生心劫奪或喻令往販鹽斤或令別尋生計妥爲安集  
勿使滋擾恩威並用懲勸兼施則在大吏督率守令而  
行之況當綱紀之肅布何患匪類之蔓延如以此類無  
所歸宿爲堪虞又目不見睫之論矣

駁鑄大錢議

謹按古者公私上下一皆用錢故患錢輕則鑄大錢以權之如患錢重則廢大而用小所謂子母相權也唐代五嶺買賣一以銀宋仁宗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上下用銀始於明世凡田畝戶口之賦關梁山澤之稅鹽茶之權一槩用銀而民間千錢以下咸便用錢累至千百亦皆用銀是銀卽錢之母如古大錢也旣已銀錢並用卽當就銀錢二者校其輕重以爲之權更鑄大錢徒爲贅設在不用銀之時乃有當千直百之錢如明代之鑄大錢卽不可通行矣今日錢法之弊在錢賤而銀貴其故則由乎錢糧稅課捐輸之入皆銀也而



民間之所納大抵以錢折銀鹽商賣鹽皆零星取錢至  
巨至富商之日用卽千錢以上亦必用錢而其積藏者  
亦銀也是銀則蘊積於上歲增一歲錢則散流於下亦  
歲多一歲總計戶工二部及各省鼓鑄每年約得錢三  
百萬緡近歲雖多減鑄停卯而百餘年來已積有四五  
萬萬緡不以供於上而流行於市復有奸民私鑄雜入  
其中目前一兩之銀易錢一千五六百文且恐久而錢  
日益賤則州縣征收錢糧日以不敷關稅鹽課日見墮  
缺州縣關差尙是去畱無定鹽商習父兄之業傳其子  
孫爲累無窮當事竭力整頓豪無起色爲今之計凡錢  
糧稅課捐輸之款以制錢一千當銀一兩如輸京師及

原缺

遠省則銀六而錢四稍近者各五最近者銀四而錢六其藩庫及道府庫存貯之銀亦以其半依市價易錢以貯庶合發歛之宜得輕重之劑不致銀積錢流則錢價自平公私可裕惟自用銀以來上下樂取攜之便道涂省輜挽之艱今十千之錢其重過千兩之銀如十萬之銀以四萬兩改錢則此四萬千之錢驛站之夫不能運送則有水路當就舟無水遵陸則以車輦而每錢一千量計遠近稍增腳價卽以錢價之多者補之各直省惟雲南貴州舟車皆不通兩省之錢糧課稅本屬無多仍舊解銀又有銅鉛厯本之銀道遠費重亦不必改錢其他處皆可銀錢并行數年之後如何處錢價既平仍改

用銀卽隨文申明以從便易無庸往返商酌以杜吏胥把持勒索之弊且旣以錢抵餉則一槩皆用制錢私鑄不能挽和可以不禁自絕再二十年來兩淮長蘆兩浙兩粵鹽務疲敝據各商皆稱如錢價少昂卽可復舊今錢日益賤遂致聚訟盈庭迄無善策茲改銀以錢似爲非常之原然能行之實於錢法雖法俱有裨益或難曰用銀已四五百年何錢昔貴而今賤其賤之故未必由用銀蒼往代無論已

本朝自康熙二十二年三逆平定疊次

南巡

賞錫

蠲免又自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六十年六次  
恩免天下錢糧合計不啻萬萬餘兩軍需河工發帑亦  
不啻累千萬兩故嘉慶十年以前銀價尙平我  
皇上御極以來河水安瀾兵戢不用卽間有潰決旋卽  
脩復小有竊發亦旋撲滅費帑無多欽維

聖天子軫念民生躬行節儉京師及各處工程槩行停  
止凡所撙節者無非銀也積而不流安得不貴故惟用  
錢之輕以權銀之重乃得其平若鑄大錢徒滋煩擾無  
益於事也

集道齋銘

爲徐虛船作

求道無名集道無迹虛此寸心爲道所宅以虛爲用以  
實爲根取實證虛萬象皆存凝神涑精愛惜護持勿謂  
道遠望而去之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縣縣延延去躁與  
隨激發旦明消息夜中道有定向不在浮空勸哉歲月  
朝聞之義鑒茲銘辭以警寤寐

學海堂銘

今上御極之四年太子少保總督阮公臨蒞兩廣九易  
寒暑於時吏道多肅薄海無警南交順軌西譯占風  
聖主得賢而專任大臣一節而久成公則以爲佐  
國之要在乎進賢進賢之基由于植士自設科目搜羅  
已廣而知愚並進失得相參以事不師古則意惑而多  
岐學不知本則見淺而彌固公昔撫兩浙開詁經精舍  
二十年來公卿達人接迹不絕類皆通才達識以竊祿  
爲媿卽其下者亦知砥礪旣有效矣今交廣之士聞聽  
風議漸趨樸學又其人文多有古思揣摩之習少所漸  
染公於是采其殊絕建學海堂以處之規其基址在粵

秀山之半古爲楚庭全攬粵勢使其人有接千載窮萬  
里之心氣象不作於斯已見落成之日知其齋絜觀公  
所以待士卽所以爲

國家也鄙生來遊辱緇衣之雅今此欲去結岐涂之悲  
至於俯仰上下牢籠恢廓雖復在遠當同杼軸謹摠極  
思以爲銘詞南越舊疆在嶺之陽先來士變後竄仲翔  
左氏古文孟喜章句叢殘師說飄蕩昔詒千載宋寔舉  
世裴回虛空樓市銷沈異材況更紛爭中原屢阻閒出  
奇人寥寥可數少保英偉分陝於斯百年樹人結於寤  
思從古論文曰潮曰海未見根柢徒驚光采芟夷俗說  
登高而呼懷鉛抱槧祁祁我徒欲使圓橋先啓精舍高



足俾升聽者堂下作堂始基粵秀一山朝漢臺西楚庭  
之閒日月沐浴波濤吐納宏彼意量識所會合古人未  
往篇籍猶存百川所至其學遂尊中用之書神知可益  
不思自棄去華崇實積之彙彙出之萬尋祿利巧宦毋  
亂爾心人材得成如歲之豐縞窺深意出於至公珍搜  
山海寶獻

天室尙恐明珠網羅或失嗟余薄劣勉造斯文歸棲巖  
壑請占列星

奉直呂君像贊 并序

唐之末造有處士呂君自河南避地至旌德築屋萬山之中潔身五季之亂寄跡漁釣長其子孫世之所傳豐溪漁叟者也閱千餘年傳數十世良材濟美喬木爲宗方百里之間處處有呂姓仕者隱者讀者耕者涉千里而賈者居一廛而藝者術業雖不齊貧富雖不同其孝友敦篤節儉勤動稽其風土比比皆然也余服官茲邑行過星回從其多士考求文獻則咸稱城南呂君竹濱徂謝以來十有餘載而其行誼尙可考見綜厥生平追慕先德潛耀家巷屢守門戶勺象旣舞誦弭斯事涉獵六藝精研九章蓋無奇贏之操而有尊幼之養遂算彼

穰毀遷乎有無俯拾仰取靡往不獲化居寒暑積成素  
封計然之遺法猗氏之往效偶試材術宜其裕如至於  
傳家庭以詩禮睦鄉黨以任恤庸言庸行燦然可風故  
其効也有子篤行能守其業有孫入仕繼光其宗莫不  
彬彬雅雅郁郁濟濟所謂善人者不必大勲業以被時  
也不必廣著述以行遠也盡勞盡力夙興夜寐成其家  
聲亦可以無憾矣余茲不克接君之言論猶得想其威  
儀乃爲之贊

有體貌之粹然識胸次之夷然既全乎人亦全乎天所  
以音徽未沫而鄉黨則焉敬告其子孫惟古處之是敦  
彰姓字於奕葉豈寫真之僅存此當世之善士宜式閭

而式門

文學王君像贊

并序

夫仁壽之域非易躋也富庶之樂非易逢也享壽長養造物司其命政令教化

聖皇建其極通之山川谿谷被乎土宇版章然其俗醇者氣愈全其人樸者力愈厚豈

澤之備至亦有以承之也旌德設縣分古安吳城郭三里峯巒四合戶皆土著人無越思屋廬但求堅完衣食易於贖給伐性腐腸之不及全真葆命而有餘故壽近百年身見五世者攷之方志近代以來且以十數如王進士楷亦其一也君居縣治之東門於乾隆十年補郡弟子員束身儒林伏迹里閭勤於事畜樂於推解考其

終身鮮有遺行至嘉慶十一年年八十有三生子孫曾元凡五十有四人於是君之族衆陳其行誼道其嘉祥自於有司有司以五世同堂循例額請於朝而

加褒美此

瑞氣之所鍾毓

仁政之所涵養邨氓野老皆可際其盛而應其期況君以孝弟之人而道術之士哉余來官茲土距君之歿已將十年見達賢之後多文學之彥開小園之數弓作草堂之五架圖籍充積手澤尙存焉樹木蒼秀先人之所種屢遊其閒遂見君之遺象不能不感慨其生平乃應

其孫林之請而爲贊曰

猗與王君高則令終存年九十尙有少容有道以養有德以豐夙興夜寐養生送死禴祀烝嘗慎終如始孝乎惟孝施於孫子家巷脩業鑿楹納書三要四戒蹠實匪虛是訓是行可蓄可畬風徽未沫善人有後樹記章宗坡傳德堂館永前間存此耆舊

先母遺墨記

右先母莊孺人遺墨寄太夫人彭書一通寄吾父書二  
通寄計氏從母書一通寄翔鳳書三通手錄曹大家女  
識一通並謹檢題與妹婉儀慎儀碩儀收藏翔鳳泣而  
識之曰先母在室時從女師讀書已明大義迨歸吾父  
婦職克脩翔鳳年四五歲有小過必撻未始姑息吾父  
應省試後與計偕孺人輒自課翔鳳讀孟子毛詩禮記  
半由口授教五女皆能識字誦古書翔鳳於趨庭之餘  
與羣妹縱談古今若自忘其爲寡兄弟者孺人守婦道  
治內政已詳於吾父之所述矣所遺之書僅存數通皆  
手蹟也寄翔鳳書大要以讀書守身志不悅於綉華斯



行不違於禮。設古賢母之訓。奚以尙哉。孺人之棄子女。於今七年。長者靜儀。歲儀相繼。夭折幼者。亦當從人骨肉之間。合者之數。恒少。而離者之數。恒多。是可爲大痛者也。故謹集孺人遺墨。泣識數行。俾諸幼妹。皆思先孺人之語言行事。而有所法。以相其君子。則庶幾無遺憾也。夫嘉慶十二年三月。男翔鳳記。

飛雲巖圖記

夫陵巒接武則陟者易勞奇秀在目則行者忘勞所以  
形勝之圖累牘於前載山水之賦連篇於往哲然酈元  
注經漚水之右已畧李生竄貶夜郎之作無聞歌詩未  
之或陳圖籍固而靡記遠遊之士不能無憾焉余往來  
牂柯星終已逾感人事之萬變傷壘馬之易老獨行萬  
山顛頓彌日徒有愁歎曾無浩歌而於黃平州東之飛  
雲巖過必眺矚每箸吟詠識其神狀夫武陵而上苴蘭  
以東巉巖入雲陰雨蔽陽岡童澗聞石亂逕險且夕所  
逢則牧羊豎子采山賈客把手聯臂之侶罕遇於亭障  
馬瘠僕痡之事時聞於逆旅而斯巖者乃能開拓羈懷

解釋塵抱固非尋常之境所可比象也茲游京師輒以  
斯巖誇詫同好余雖樂之不能摹肖有善畫者復艱周  
覽是非山靈之遺恨而圖經之缺事于適有持畫來者  
展而視之則飛雲巖圖也蓋乾隆間司寇錢文敏公奉  
使過黔惻息巖下揮翰爲圖連蜷延曼突兀怪露竒  
奇變瀑色簞韻以至左右疊障高下驛尺幅已具展  
卷在目宗室瑤華道人識其後曰司寇已丑入黔先起  
此草庚寅還京別寫進御極承

宸鑒而以此本轉歸於余因思司寇在廟王事密勿使  
命載馳萬里不遺斯巖乃圖縑素以獻

天室此其意趣之獨遠宜非凡庸之所及矣瑤華道人

之殉收藏盡散而余得是圖溯自登陟風賞勝概語言  
不詳文字莫顯圖已盡之豈其靈蹟理無久晦撫卷太  
息言不能已大興舒君同此好事搦筆爲記已極俛仰  
而余方將觀省羅川言尋昔游攜此盈尺已登千仞補  
地說於元要事可任之挹天文於嘉慶自匪淺巖石  
有知當作響相應也嘉慶十六年六月記

富貴長樂舫記

瞿子木夫拓落一官傲倪羣輩因樹爲屋荒乎闔廬之城移家作圖依乎賈生之宅吉金樂石聚於所好遺文墜檢搜之不已今年九月賃宅將遷於斷垣下得古甑一有文讀之曰富貴長樂木夫善識古文辨以人體定爲漢物遂顏所遷屋曰富貴長樂之舫舫者舟也使木夫爲少伯泛宅之計則五湖之濱煙水無際春風欲波秋月流影輕瀍渺其極思漁歌發乎浩倡當此之時雖王公之貴不足樂也又使木夫爲思光牽船之事則寥落身謀止水不競風濤之險無能愴其澄懷大厦之安曾不涉其殊想充此之量雖萬鍾之富非所樂也而

木夫則聽鼓渠門之下掘衣側階之前耳習耜耨之音  
目熟塵俗之容吾未知其果樂邪其果不樂邪然或擾  
擾晨夕退而少休則平生之好羅於目前若遠游之乍  
歸若久別之適遇亦足俛仰一丈之室旁魄千載而上  
此則至樂之所在也夫富人貴人吾見其狀則多拘牽  
當世之務仿效優戲之形利害之見躁擾於中輕重之  
識瞽亂於外以彼之所甚苦視此之所甚樂而較其可  
以久長固不容以倍蓰計矣迺其以是名其所居則義  
取乎浮沈而勢順乎高下旣薄太傅自傷之意竊比張  
老善頌之旨求於古人是爲達者余遂樂爲之記繫之  
以銘順時而遷此飭之名與古爲徒斯人之情沈冥昏

墨所見獨明夏畦久灌秋園方畊棄則瓦礫實則瓊瑩  
古文極富何有百城洞庭瀟湘浩渺縱橫千載百載中  
流自行嘉慶十八年立冬前一日十月戊申長洲宋翔  
鳳記

呂氏清明上冢經費記

自墓神之祭見於周禮向墓爲壇起春秋之季以時而變亦由義起漢之東遷墓祭益重若寒食上冢則自唐開元元和之詔乃有明文所以繫人心於久遠返風俗於本原未有如墓祭之切也余來旌德其地在山谷間其人樸而俗儉皆聚族以居厯數十世千百年之久其先世在唐宋時冢墓地域無不可識當清明前後則士商息業胥史休假以脩上冢之儀靡不祇肅遠者旬日而後徧其子孫雖遠長幼昭穆秩如也於乎是非其風之隆歟呂君人瑞隱於市者也凡教斯邑者皆與之善故余至而卽識之其家自唐處士君以來世遠而丁多



展墓之盛一如余所聞者祭祀之式皆有常產至其近  
支祖墓今始集百金出其息以爲經費欲久而無替乞  
余爲文以記之夫祭祀之有產贍族之有田皆仁人孝  
子之所用心而好事者侈焉以博其名則有積千萬金  
之業不數世而蕩然者苟出於報本追遠之實而存恭  
敬樽節之意則雖始於百金而可永永以無窮是知呂  
君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余於是益信斯邑風俗之厚  
人心之古卽一事而見之固不可以其變禮而疑之矣

旌德縣新脩節孝祠記

直省州縣立節孝祠祠外造大坊婦女節孝貞烈得  
旌表如例題名於坊沒則設位於祠春秋祀焉此  
功令之所定也旌德縣節孝祠雍正初元始建於學  
宮之左制度狹隘風雨僅蔽至乾隆三十三年縣人朱  
明正等倡議輸金曰於有司移建學宮之右屋宇稍  
寬每歲將事得展其儀然其基址並櫺星門而出丈許  
有蔽遏聳偪之勢形家以爲忌今歲周一甲子缺者當  
完朽者當易先是有貞女黃氏許嫁朱則瑋未昏而則  
瑋天守志以沒以例請於

朝旣表其里設位於祠矣則瑋之諸兄則班琳痛弟不

祿又重黃之志以其餘資獨力改造祠近大令堂皇東偏乃請撤吏舍數楹移於隙地以廣其基祠西南有儲英書院爲邑中講藝會文之所後有餘地數弓議輸於祠以造旁屋而後祠宇周圍深闊東接戟門亦皆齊平不致顯露於道光八年三月某日經始於七月某日畢工而又詳稽案牘其例得入祠而遺滯者十有五人皆繕寫姓氏補其位次依時代列之一家之資力數人之勤動而方百里之中貞魂潛魄十五五以妥以侑此官師之責乃能任之固其勇於爲義亦黃之苦志有以致之也伏念

朝廷之

旌節孝以倫紀所在始於閭門激揚而舉世勵晦沒而  
百行衰故表之惟恐其不著求之不可以或緩昔劉向  
爲列女之傳張華爲女史之箴其意在世道之盛衰非  
徒爲婦德之易泯今琳以則班之意屬訓導朱翔鳳記  
其脩建始末使規模之定可垂久遠而不欲有所贊美  
庶幾合乎古人之道以仰承

國家良法美意是豈一縣一鄉之事歟是役也則班琳  
實董率其事某某贊之例得並書道光八年七月

旌德朱氏祠堂記

改俞侍御作

宣歙之間稱大姓者皆有宗祠以祀遠祖以聯族姓木  
本水源枝連葉附有教有養相恤相周其有公私興作  
及備災水旱亦集議於祠輸將恐後承

國家之化理補官師之不及此其流風可爲善美矣去  
旌德縣治東北二十里有朱旺村者則朱氏所聚族居  
也其節儉力行稱於一郡父兄子弟相勵以禮桑麻六  
畜之治衣帛食肉之養必遵古制罕慕浮俗守祖宗之  
遺訓闕世祀而不改故其宗祠之建在明萬歷之廿四  
年闕六十年入

本朝順治三年而重脩之邑之明經趙君作記又闕一

百七十餘年至嘉慶廿三年而裔孫等復葺而新之蓋至是而子姓掇科第登詞館備郎署文章聲譽斐然日著於時而其間孝弟樂施敦行節義重於有司  
褒乎

朝廷者相續而不絕凡拜於祠下宜益思祖宗貽謀之善而流澤之遠也其廿二世孫庶吉士德芬爲余分校所得士以祠之落成請余爲記乃得其條約而觀之斟酌禮意參合人情皆其諸父明經則班獨力鳩工而後衆無異議事以克成則讀書知禮義以能報本追遠非一世矣或謂禮經卿大夫士之祭皆有世數今猶祀始遷之祖若未合於經者按周禮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

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  
秋祭酺亦如之鄭氏說百家爲族又說祭酺蓋爲壇位  
如雩禋今朱氏聚族奚翅百家使共守一祠以聯其孝  
弟睦姻之心視族師之令尤易浹也上及遠祖存其優  
見愾聞之志視祭酺之法宜更切也民德歸厚而禮時  
爲大聖人復起何以易此哉且旌德之北三溪之所匯  
氣勢團蓄地脈結聚朱邨介乎其中豁然平曠故人樸  
而俗醇家富而由禮見奢靡而不習去驕泰而若浼吾  
知其隆隆然日浸以盛益知其先祖能慎於始遷而思  
所以善守又不禁於操筆之際而爲之低回靡已也

階州知州汪君逸事後記

夫寇賊奸宄之作其從而和者或迫於飢寒或痛於苛虐求可以免死而苟活此由無養最可傷者也亦或有愚下而不知所以自存僻在鄉邨去官府遠方在顛倒妄想之中警詞之富貴邨劇之忠義強半無理而生欣羨至於亂惑此由無教若不足惜而實可哀者也若夫長惡忘亂而無悔者宜百不得一焉使無其人則二者終不能生亂設有一人焉乘其飢寒迷惑忽予之以衣食忽予之富貴當斯時也能自然守法度明禮義忍死不變者將亦百不得一焉逸居且近禽獸有迫何不可爲及其鉏耨枹棘荆棘縱橫其先以迫於死而從亂



其後陷於罪惡而死亡益迫卽畏且悔而已在不可貸之列故謀之暫起亂之未成渠魁脅從之別固不可不用意於其間也曩者甘肅之階州有奸民謀爲亂事未形而敗得其妖書簿籍脅從姓名在焉大吏將盡殲之刺史汪公知不可爭乃取以付火大吏雖慙然已無可得姓名乃獨取首惡奏誅之蓋始欲得衆多以邀功議後不可得亦無以咎也然全活者已不啻千百人矣謹按法令詞或不道悖逆首從皆死此治民之大法也其獄旣成卽知出於周來之鍛鍊雖至仁不能赦也唯斷獄以忠厚者能區別於未成獄之前則無知之人得免於死其經懲創知所以貴死之故而徐遷於善當遇亂

後幸免於戮者其人必意氣皆斂粥粥無能問以往事  
若溺人之出於深淵則其所秉彝猶在也由是知治民  
者必能明法外意然後能奉法惟謹而所以安其生計  
示之禁令又在久而有效苟非儒生焉足語此哉汪公  
之邑人梅進士聞其遺事而爲之記余又申論其意之  
所在以爲治民者勸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昇勤直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昇公其清介特立之操孚於上下其公正廉明之節見諸施行同朝之所推海內之所望楊慙優賢閔哉四十迨以茲聞天子軫悼特旨贈太子

太保

賜諡勤直

諭祭葬如例越一年孤子寶

璠寶珣始得吉卜奉公柩與元配宗室夫人柩合葬於都城東直門外大興縣境新甸邨之北以翔鳳與公相知且久習聞本末遠數千里屬敘公行事書之樂石按狀公諱昇寅字賓旭號晉齋姓馬佳氏鑲黃旗滿洲人六世祖珂庫噶哈於國初著戰功授男爵大兵入關以戰傷酋瑤陽遂世居焉曾祖哈世泰官佐領祖德清

考羅多禮皆官贊禮郎並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龍

佳氏祖妣輝霍氏妣韓氏趙氏陳氏並

贈一品夫

人公昆弟五人而居四生三歲而孤母陳太夫人攜以  
歸外家因學於舅氏早有文譽年二十九當乾隆庚戌  
歲以拔貢 朝考第一授小京官分禮部嘉慶庚申歲  
舉鄉試次年補儀制司主事由員外郎遷御史以外班  
轉右庶子游陞少詹公兼通清漢文其在禮部充會典  
館總纂清文皆出一手又充提調謄錄供事考核程課  
一秉至公請託不行同官忌之然莫能動也任御史時  
條陳 國家大體關係人心風俗無不稱

旨

仁宗知之由少詹累遷至副都御史旋授

盛京

禮部侍郎碧都統將軍調盛京刑部侍郎在盛京

十年以典禮禮恤丁壯又以俸祿所入爲外祖及舅氏脩墓立石舅氏無後屬己子祭世守之以報教育

今上御極之五年調工部右侍郎逾月調刑部始入

都聖情益眷注而公之竭力盡心求稱其職彌自

勵六年冬授熱河都統八年授寧夏將軍九年調成都

將軍十年調綏遠城將軍十一年授左都御史兼鑲紅

旗漢軍都統十二年到京賞戴花翎署工部尚書

充翻譯會試總裁十四年二月奉命閱視山東河

南營伍既畢涂次轉禮部尚書又奉命馳往廣東

審明各案後疾作奏請開缺又有往湖南察辦事件之

命因力疾由水路取道桂林於十月二十三日行  
至陽朔縣境薨於舟次年七十有三公之生平律已甚  
嚴而與人以恕統兵閩外號令清肅使於四方衣裝一  
襲儉從三五包苴不入郵傳無擾矢直哉之維清以靖  
共於爾位非操持之能力由性質之所秉公自大用所  
經畫措施數十皆在掌故當哉 國史其居家則事親  
孝音子弟以禮交友以誠不能一一紀也又長於歌詩  
川涂所經懷抱所及見之於篇積若干卷皆足以傳公  
元配泉室夫人於嘉慶八年卒繼配張夫人子男二寶  
璠戶部主事寶珣舉人女二長嫁漢軍內務府員外郎  
慶善次嫁滿洲舉人伊陞阿孫男三文鳳文鵬文鵬銘

口馬佳之地江近混同以居得姓著績疏封六世至公  
孤寒自起讀書勵行允稱君子壯歲通籍暮年大用直  
幹如鍊人尊厚重公任將帥皆臨邊陲整肅潔清名聞  
遠夷當在綏遠懲貪斥擅饗養氣奪觚觝心戰入長諫  
垣首重人才請嚴考校濟濟烏臺自春涉冬閱伍讞獄  
充豫荆揚寒侵暑觸操持一節臨沒不渝瘴海之濱蕭  
然待車歸旆京師 聖主軫惜示不敢離是安窺步  
中外勤勞備載史官文無媿辭過者式觀

李岳泉文學墓表

蓋聞近名者勲功而多言者易敗至於程功立效必其  
爲實力行之人自古而然今於常寧又學李君岳泉而  
益信道光十二年春湖南江華逆裔趙金隴之變賊眾  
萬人至新田縣提督副將俱沒於事乃破城邑殺令尹  
遂蹂躪及桂陽州常寧縣境衡州大震先是嘉慶年間  
君常陳於當事以新田桂陽常寧三境相接皆盜藪請  
調卒設防以杜後患忽不肖至是賊遂肆行入常寧君  
家於泮泉首當其衝君所居墻垣峻而室虛實以爲君  
謀宜募集丁壯堅守其居使賊徑過則即可完而家可  
保君曰此要隘也不過則衡州危乃命其子德騫孫仲



山東家守險迫官兵大集賊竄入召家重門大屋爲負  
隅之勢以火攻圍聚而礮旃一郡幾全而君之室家毀  
矣君自童幼其繼母嚴能事以孝弱冠補邑文學惟潛  
心古訓論說羣經皆有著述藏書甲於數郡兵後蕩然  
無遺然素所涉獵既已極其精華去其糟魄爲文漫入  
純古而莫授時好有岳家集十卷經學並有成書又記  
國家掌故及鄉閭家世舊事軼聞釐然具在迹其生  
平未嘗索交於世求聞於時已可爲獨行之君子矣其  
於邑中之事如考棚橋梁節孝之祠慶賀之宮或獨力  
以任或倡率捐輸而成罄其家財加以稱貸先後不下  
萬金長吏聞之將爲請獎勵君則固辭嘉慶初元以孝

廉方正薦既辭後賊平督師以功薦又辭此其務實而  
不務名非流俗之所能及故邑人之訟守令不能決得  
君至而遂息知以信孚以德感也君諱文昊字三星岳  
泉其號先世由江西泰和遷榔遷安仁明洪武中居常  
寧之雙江口爲雙江李氏祖繼聖爲萬年廣豐令父啓  
茂國子生始移居洋泉君春秋七十有二於道光十六  
年十月十一日無疾終於家配周氏有賢行先一年卒  
子男三人德鶚邑文學以平谿議敘六品銜次德驢德  
強文一人適從九品秦輝孫男十二人房山仲山次山  
儼山俊山封山赤山樵山墨山龍山瓊山芝山仲山亦  
以平谿功敘九品銜次山邑文學曾孫男三人德騫以

其年十二月葬君於邑城西安江濱大園山先墓之左  
而其邑令尹邵君以書來言君之德行俾表其墓次山  
又過余官舍其人淳淳默默異他後生知其家風正未  
有艾因思衡湘之閒多膏利而好爭事虛聲而不悅學  
小民無所放致以致獄訟糾紛寇盜充斥官斯土者救  
過不暇使君之立身行已以化於鄉里一國有善士斯  
世無勞民不亦盛歟然已杳不可求則表於其阡能不  
慨然興感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長洲宋翔鳳撰